

詩經傳註題辭

予自弱冠庭訓外從顏習齋先生遊爲明德親民之學其明德功課則日記年譜所載是也其親民條件則瘳忘編閱史鄒視今大半匯之平書訂者也而無暇治經義經義大率閱宋儒所註今世通行者卽閒及十三經註疏以及漢儒諸書忿忿未深考也迨年幾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學樂餘力受其經學後復益之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皆學第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經義猶以證吾道德經濟如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則用以明道宗廟田賦諸考用以論治尙無遑爲傳註計也至於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將耄功之不建矣於是始爲周易傳註續之四書傳註成甲午年惲子皋聞遠來辱友語以身心經歎皆洒然有合力肩聖道而學問又淹博經史如以肉貫串著說詩質予予感之佔俾沉吟似有所得乃爲毛詩說質以復之皋聞曰善哉盍卽爲傳註嗟乎立德無能立功

詩經傳註

何日而乃諄諄立言悵如之何

丙申三之日鑑吾恕谷李恭識

新刻詩經傳註序

吾邑李恕谷先生以經濟之學身通六藝與博陵顏習齋先生師友相資倡明聖道不僅以訓詁名家也其所著大學辨業小學稽業論語傳註傳註問周易傳註學樂錄及恕谷後集太平策瘳忘編諸書悉身體力行以歸實用

國初毛西河萬季野方望溪諸公皆以爲必傳後其板已燬藏書家間有存者惟周易傳註學樂錄得列入四庫全書可廣其傳於不朽而諸書外復遺有詩經傳註藏稿於家初未付梓也癸卯春先生裔孫桓樞恐其久而就湮與闔邑紳士謀釀金開雕予適以需次就館外郡未及校讀爲憾茲桓以剖劂告竣持原本問序於予快一披讀知全詩皆宗古序並採訓傳箋疏而加註焉以毛公所傳師承有自較諸說猶爲近古也予學殖謗陋何敢序先生之書先生本古序以註古經并援爾雅左傳與二毛鄭孔之說互爲証據予又何敢妄贊一辭

詩經傳註

然三代兩漢以來彝鼎古器遺留人間雖經風雨剝蝕終有不可磨滅者况二千餘年之古序古傳幾幾將廢得先生之註而復古如新又何可磨滅耶是書一出不獨蠹之人寶之尤願與天下共寶之庶後之讀詩者知古序不可廢而先生之學問經濟亦於此窺其巔末也夫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六月旣望同邑後學段金甌謹序

此為試稿

新刊詩經傳註序

予自癸卯校刊恕谷先生詩經傳註至甲辰之五月成不禁作而嘆曰解經其難矣哉秦火而後五經幾無善本而詩尤甚毛公故訓義頗正而簡略鄭箋多泥而鑿孔疏頗詳然繁衍博洽終無歸宿蓋漢唐儒者崇信師說雖有不合於經不肯少背於師固矣而有宋諸儒又欲盡廢古註託以意逆志之義強經就我武斷詩辭妄矣居今而欲由詩註以求夫王迹之所存並收夫達政專對之益且欲免固與妄之失不甚難哉吾邑恕谷李先生負孔孟之傳力躬行勤實學博極羣書廣交名士當是時大河南北如毛河右萬季野惲果聞王崑繩王草堂皆一時之傑也莫不與之就正而折衷焉故所著大學辨業小學稽業周易論語諸傳註每讀一編皆令人心折拜服而於詩則未之見也既而讀先生後集見有詩經傳註題辭一篇與論詩數則乃知先生原有詩註特藏本未之

刊耳癸卯春詣先生裔孫圖治公乃出是編以相示予捧讀再四不覺洒然其序詩也則宗序文其訓字義也則取毛鄭爾雅其考時世也則取左傳孔疏其於韻也則取西河蓋較之諸註乃能刪其繁而補其簡去其泥與鑿而使其各有所歸宿嗚呼可謂成矣是書不傳可乎因持歸遍示同人謀付梨棗而李巨岳李翮聖梁輝光劉彬月張恭菴諸公卽皆爭先助資以成斯舉予亦不自揣因與善養張先生西園胡先生秉鈞王先生密文魏表兄詳加校閱共成此書噫信古者多鄰於固而自信者又鄰於妄讀是註也可釋然矣

道光二十四年歲在甲辰端陽前三日同邑後學劉化南謹序

一先生原稿塗改模糊甚有不可辨識者謹依先生所引之書定之

一先生原稿文王有聲之二章與江漢之三章俱脫韻註而西河通韻苦難搜覓謹按先生所謂五音者揣摩而補之不知是否姑志之以俟知者

一先生原稿未分卷目愚考卷者古以竹簡爲書多寡均勻以布帛捲之故謂之卷並無意義存乎其間也故是書均其篇章列爲八卷如左

劉化南謹識

國風召南

鵲巢

卷六
國風召南
鵲巢
一
鵲巢東方，穀穗斯芳。君子食之，鳩子無方。
君子于役，靡使靡期。君子于役，曷至我期。
君子于役，曷至我期。君子于役，曷至我歸。
君子于役，曷至我歸。君子于役，曷至我休。
君子于役，曷至我休。君子于役，曷至我休。
君子于役，曷至我休。

詩經傳註

卷一

蠡吾李塨撰

毛詩

毛詩者魯人大毛公亨作故訓傳授之趙人小毛公萇河閒獻王得以獻之以萇爲博士

孔疏曰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如如沸如羹之類司農又云興者托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上至比之興雖同是附托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也毛氏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益斯羽疏曰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文義自解故不言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朱子乃以

螽斯柏舟綠衣終風凱風等篇毛公所謂興者而易之以比與前人所解異矣

又按劉勰文心雕龍論賦比興亦同前說則漢魏六朝詩賦正盛之時皆如此立解不容今人作詩動遵古體而賦比興反有異義也

惲廣聞謂賦比興不宜各章鑒定如集註所列其言甚是朱註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辭也則必以章首之言爲興矣然漢廣首章首喻喬木末喻江漢傳箋皆以爲興蓋首尾感興而中間遊女二句賦其事也是不獨章首爲興矣乃朱註以喬木爲興江漢爲比則引物同句法同何以一爲興一爲比乎關雎首章曰後凡言興者其文義皆仿此蓋謂興必上下句法相呼應也則野有死麕篇首章包之誘之相應二章興言三句賦言一句何以呼應乎又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螽斯羽是也則註疏以此爲興不爲

比矣以爾指后妃固爲興卽如朱註以爾指螽而觸物感興正興體也何比之云况卽以朱註借物以興正意例之谷風之篇風雨之相合起夫婦之無怒不以下體而遺葑菲起無以色衰而棄德音則正興也而又曰比何耶且詩以言志觸物陳情或興或比纏綿無端此詩道也如汝墳末章鮀魚頽尾興也王室如燬比也父母孔邇賦也麟之趾興也振振公子賦也于嗟麟兮且興且賦也行露之首章皆興也不必以正意呼應也而二章三章雀角鼠牙又興也則下有正意也野有死麌首章上二句興也下二句賦也二章首三句興也末一句比也苦葉二章有瀾有鶩二句以兩物起興也濟盈雉鳴二句引伸再興也鶩鳴四物並咏皆興也

詩韻一則字分五音也毛河右古今通韻曰第一宮音今世韻本東冬江陽庚青蒸是也七韻中字每讀訖必返喉而翕於鼻又陽庚青蒸稍侵齦疎爲

變宮第二商音今韻本真文元寒刪先是也六韻中字每讀訖必以舌舐上齶第三角音今韻魚虞歌麻蕭肴豪尤八韻中字每讀字唱字訖必懸舌居中第四徵音今韻支微齊佳灰五韻中字每讀唱訖必以舌擠齒至於魚虞歌麻尤以舌音而稍出向齒又爲變徵第五羽音則爲今韻侵覃鹽咸四韻中字每讀唱訖必兩唇相合其字不用改讀歌之適諧蓋每韻中字起聲或不同而收韻同也

一則三聲不分也通韻謂四聲之分始於齊周顥梁沈約若三古以至漢魏則皆平上去三聲合用如詩之受言藏之中心睨之一朝饗之書之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皆然以三聲原一聲也

一則入聲通用也入聲與上三聲原不同如蒙蠟夢木蒙蠟夢同聲而木與上三聲安可倫乎則祇作回聲耳不能同用也故詩入獨用且通用以回音

同也

以上詩韻幾括矣其有錯綜者則閑取通韻兩界謂有入十七部自相通用無入十三部自相通用兩合謂無入十三部之去聲與有入十七部之入聲相爲通轉與叶音消息之然此亦千百之十一也

字原有轉注假借二種如蘋音頻商音也又音萍則爲宮音賁音臂徵音也又音奔則爲商音又入多借平上去三音作回音今韻不字平入俱登數字上入俱登樂字去入俱登不可勝數韻之錯綜再於此消息之自是但不可無故強叶妄改耳

朱子不知古韻偶拾吳棫邪說遂將毛詩改叶居其多半夫今人作詩偶涉出韻雖佳句亦不惜更之而古人乃專改音取叶何今古人情乖反乃爾且詩者謂有韻之文可被絃歌也若字皆不入韻惟取改讀則諸墳典皆可易

其本音叶韻以歌矣何必於詩吾鄉有一道學讀詩易皆從叶韻人聽之聲牙迷耳而驚去故自朱子註詩以後學者執其書以射榮利無從而疑其非者然而讀必正音不從其叶亦可見聲音自然之道不可違矣况叶音一出使詩皆無正字而鑒其弊者反謂古無叶音叶即是正遂上呼天爲汀入呼母爲米床第呼婦爲缶此又怪矣總因妄叶以致此

石林葉氏曰毛詩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閒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齊魯與韓詩皆廢而毛詩盛行羣知其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詩先與之合則詩序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

鄱陽馬氏曰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朱文公深詆之謂但當據詩辭不必從序說則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不過形容採掇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宗廟之顛覆也而其語不過謂行見黍稷而慨歎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其所以採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楊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辭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鶻羽

陟岵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敍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詩辭如此者多矣序如之何可廢

柴虎臣曰漢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稱大小毛公然大小毛公所由授受則得之趙人荀卿疏云孫卿毛氏之師而逆溯於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以及卜氏子夏子夏則親見聖人者總其刪述之旨爲之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習詩序雖繫毛氏實則本諸子夏氏以立說者也故世變汚隆六義美刺學者猶足考見漢唐諸儒奉而守之卽閒有異同大抵不背於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吾以爲詩家之指歸在於是矣自朱子盡